

家长教育期望与教育参与、子女学业成就和 贫穷关联性之探讨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Poverty

李鸿章*

Hungchang Lee

摘 要：本研究试图在理解家长教育期望与教育参与、子女学业成就和贫穷的关联性后，找出教育在面对贫穷问题可以展现的作为。首先，阐述我们为何要关注此议题，接着开展学生学业成就、家长教育期望与教育参与和贫穷的关系。最后，提出三个可作为的认知方向：第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参与、期望之态度，会决定孩子未来的成就与人生；第二，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不可因贫穷问题让子女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第三，家庭、学校、社会各界相互密切配合必能有所成效，且长期研究与评估也是有必要的。

关键词：教育期望，教育参与，学业成就，贫穷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find out the education role in facing poverty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education expectations and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poverty. The reasons of choosing the research topic were highlighted. Furthermore,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 achievement, parental education expectation,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poverty were also documented. Finally, three possible rational directions were proposed. First,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children's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expectations will determine their future achievements. Seco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are complex, but children must not be denied the opportunities to infiltrate high society due to poverty. Third,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s bound to be effective with long-term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supports.

Keyword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 poverty

* 李鸿章，中国广东省肇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Email: 2019013035@zqu.edu.cn

一 引言

“贫穷”作为一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普遍地受到社会各界与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政府各部门也对贫穷家庭或个人，施予各种金钱金融、医疗照顾、技能训练等协助；而教育体系在此议题上往往扮演着辅助角色，通常是协助贫困家庭子女脱贫与向上流动的功能。因而从教育面向言之，探求贫穷问题与家长教育期望、教育参与以及子女学业成就的相互关联就有必要，甚至提出在面对贫穷问题时，教育应有的作为与方向就很重要，这也是本文主要的目的所在。

二 贫穷与日常生活的关联

本文主要从对个人认知结构发展、判断与思维、行为举止与家庭环境的影响，来探讨贫穷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2.1 贫穷会影响个人认知结构的发展，尤其是儿童

大多数人应该都会同意，家庭环境会影响到子女的认知发展，尤其是对婴幼儿大脑结构的发展。因为大脑的成长发育在生命早期即迅速发展，通常大脑体积在三岁左右即达到成人大脑的80%，所谓三岁定终身，即在说明这现象（龚美娟、陈姣伶、李德芬、游淑芬、华绍昌，2012）。亦即脑部在生命初期的发展迅速，其发育就像建造房子时打下的地基一样，影响长远与深刻。贫穷不仅是缺钱，对于贫困儿童来说，贫穷所带来的困境会对孩子的产前护理或出生后的营养都会造成影响。韩森等人的研究就发现，贫穷家庭儿童的大脑皮质，其体积显着低于富裕家庭儿童有0.4个标准差（Hanson, Adluru, Chung, et al. 2013）。而大脑皮质与人的语言、阅读、执行功能与空间技巧有密切关联。

若再从美国九所大学和医院合作了一项以家庭收入、父母教育与儿童和青少年大脑发育的关系，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以1099名对象的脑部大脑皮质进行表面面积的扫描研究，更发现脑部大脑皮质的面积的确与家庭社经地位有关联。有些研究亦证实大脑皮质会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增加，同时人的认知与智慧也会同时增加（Noble Kimberly, 2015）。所以大脑皮质的增加，意味着智力与能力也会提高，因此也可以作为衡量智力思维水平指标。

虽然父母的收入与子女的大脑发育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但根据相关研究调查发现，家庭收入越低的孩子，每增加一个财富单位，大脑皮质增加的作用越大（Noble Kimberly, 2015）。也就是说，来自低学历父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其大脑发育相较于中高收入家庭是迟缓的。这数据甚至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对大脑的发育的影响力是高于父母教育程度的；也就是贫穷会带给家庭生活压力，而这压力的确会抑制或减缓大脑的发展。

2.2 贫穷会降低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与思考力

Mani等人认为穷人能力不足，不是因为懒散的特质，而是因为某些特定情境中，其认知能力负担过重，进而妨碍其该有的正常表现（Mani, Mullainathan, Shafir, & Zhao, 2013）。换句话说，人类的认知体系容量有限，处理贫穷所带来的情境困扰占据大脑，使得其只能以更少的认知资源运用在选择、指引和行动上。而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在贫困家庭环境中，常会因担忧贫穷资源而对情绪有不利的影响（Schilbach, Schofield, & Mullainathan, 2016）。因为个体在进行任何活动时均需要使用心智运作，而心智运作容量并非无限的，因此个体需要将认知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在这样的情况下，紧急的、需要的较容易占据个体心智运作过程（Radel & Clément-Guillotin, 2012）。例如在缺钱的状况下，日常所需的生活琐事就会占据大脑。

其次，相关研究也发现“匮乏”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心理现况。当人们发现资源与需求存在相关时，匮乏心态就可能产生，并且改变他们做决定的方式（Mullainathan & Shafir, 2014）。此外，因为贫穷本身会让个体身心不舒服，个体为降低此一形态，必须找一些方式来合理化自己为何会贫穷，来推掉可能让自己不舒服的因素。就像专家到非洲发现当地人对于自己为何会贫穷的理解来自于相信宿命论，也就是十分天注定、零分靠打拼（Wilson, 1987）。因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穷人会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

此外，贫穷容易导致穷人们视野窄化，而忽略掉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事物，也会因为经济不佳产生的生活压力，占据了大脑空间而减少对子女生活与教育的关注。因此从经济学的维度言之，基于机会成本的前提下，贫穷状态会影响个体判断，并改变个体做决定的方式。

2.3 贫穷会减少个人冒险与创造行为，甚至让人更无耐心

因为贫穷，常迫使人们需要不断地去担忧某些事情的发生，尤其棘手的、紧急的或未曾处理过的事情。但经验表明，如果冒险的结果是逐渐显露出风险，那么相对于一次揭露，人们是不喜欢不断有风险的。也因为冒险或创造会产生一连串非预期的不确定性，穷人干脆不参与。因而有研究证实，人的年龄、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与人格特质等都与冒险行为有关联（林泽炎、徐联仓，1997）。就像相关研究指出，家庭收入越高，其投资越偏好高风险、高报酬的理财行为（刘晓霞，2016）。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有限的资源会让贫者不得不思虑，不得不去担忧，甚至裹足不前。

其次，贫穷会对人们经济行为决策产生显着的影响，其中最被公认的就是没有耐心（Pender, 1996）。这可能来自于经济压力影响其行为表现，因为贫穷，他们必须先满足日常温饱需求，以及因贫穷引起的生活苦闷，因而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金钱在玩乐与食物上，如三餐或喝酒，而不做长期投资（Karlan, Osman, & Zinman, 2016）。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团队也发现，经济条件欠佳的家长为生计日夜奔波，常没有耐心与精力去关心子女的心理状况。甚至贫穷者除了较喜欢娱乐外，通常在面临重大压力或挑战时会比一般人较无耐心（Bartoš, Bauer, Chytilová, & Levely, 2018）。

2.4 贫穷会恶化家庭子女成长的环境

众所周知，婴幼儿的成长与发展依赖着充足的营养与照顾环境。依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有1100万儿童夭折，其中70%的死因是贫穷所引起的医疗卫生资源的缺乏（如痢疾、肺炎等），半数儿童的死因可以追溯到营养不良或水源不干净（UNICEF, 2019）。不难想象，贫穷地区儿童死亡率更高，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儿童死亡率是西欧孩子的30倍。

由于外在环境不佳，贫穷家庭子女的生长环境就会受到影响，譬如不良的居住环境，拥挤与喧闹的空间，或是饥饿与食物短缺，或者是生活在暴力威胁与资源不足的生活压力之下，都不利于贫穷家庭子女生长。除此之外，贫穷家庭子女还可能因为经济状况而不能继续升学或中途辍学。就像我国农村贫穷地区环境问题主要来自生活与生产的垃圾污染、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上卫生环境不佳（俞兆程，2019），这的确对农村子女的生长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虽然贫穷有其负面影响，但贫穷确实确实存在这个社会每个角落。从贫穷功能论的角度言之，社会有些活动需要特别能力或才能、或专业知识者方能胜任，而有些活动则是任何人都能做，不须经长期训练与准备。因而社会对于不同技术与能力的人给予不同工资与责任是有必要的（沈珊珊，2006）。所以社会不均等或社会存在工资多寡乃是社会结构或社会运作的结果。

三 贫穷与教育如何互相影响

“贫穷”作为一种社会问题与现象，普遍地被内政财政、经济发展及政府社会部门对其经济救助、医疗照护、技能训练等协助与关注；教育体系在此议题上往往扮演着辅助角色，通常是协助贫困家庭子女脱贫与向上流动的功能。Knapp与 Shields认为教育可以极大化教育任务之时间、对子女学术学习建立高期望，以及发展一种父母支持学习的环境等三方面来舒缓因贫穷所影响的教育问题（Knapp & Shields, 1990）。因贫穷对教育影响层面广，本文主要针对两位学者的观点，从对学业成就、教育期望与教育参与两层面探讨两者之关联。

3.1 贫穷与子女学业成就的关联探讨

有大量研究支持贫穷与学业成就间的关联是显着的。贫穷家庭的小孩，有更高的辍学风险，有更差的学业成就表现，有更多的行为问题（Garrett-Peters, Mokrova, & Vernon-Feagans, 2016）。似乎大部分的研究结果也都指出，儿童早期阶段处在贫穷环境下，对于其能力与学业成就的影响是深刻的。

伦敦大学杰里姆教授的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具有专业的背景，他们子女进入英国或澳大利亚地位崇高之大学（如牛津大学等），是工人家庭或贫穷家庭子女的3倍；进入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可能性则是工人或贫穷家庭的6倍（Jerrim, 2014）。甚至该研究更发现，在考虑通过标准化测试衡量的学业成就差异后，贫富家庭子女进入英美传统名校人

数依旧差异极大。作者解释这可能是有相当多任务薪家庭或贫穷家庭子女，即使他们有可能被英美传统名校录取的学业条件，他们也可能未被录取，或根本他们没申请这些大学。因为这些如牛津、剑桥等英国著名大学，往往会对申请人进行严格的面试或口试，但出身经济背景不佳的学生根本较难练习或准备。

虽然教育一直被视为最有效的阶级向上流动的管道，但对很多贫穷家庭子女来说，教育的作用常让人无法满意。根据亚历山大等人在2014年的研究发现，贫穷家庭子女有1/4无法高中毕业，也只有12%的人进入大学就读，但最后却仅有4%取得大学文凭（Alexande, Entwisle, & Olson, 2014）。研究表明大学对贫穷学生关注度不够，同侪间背景差异过大，使得贫困学生感到边缘化，也有贫穷学生因为经济压力、学习压力或心理压力过大而主动退学。

3.2 贫穷与家长教育参与和教育期望的关联探讨

外国学者亚历山大的研究发现，在学期当中贫困孩子与富裕孩子的学业成绩相差无几，但过完一个暑假后两者的成绩差距就拉大（Alexander, Entwisle, & Olson, 2014）。研究团队发现，差大的原因主要是不同家庭所采取的教育策略不同。贫穷家庭子女自由安排玩乐时间与方式，并习惯父母不在身边陪伴，一来父母收入不丰，二来也是父母缺少培育孩子多元能力的眼光；富裕家庭子女则不然，他们父母拥有高社经地位，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子女，是典型“中产阶级协同教养”方式。也就是他们设定目标，在家关心子女学业与心理成长，并参与子女教育，常与孩子沟通，常与老师联系，并知道读书教养方法。两个阶层的孩子在学业成绩与认知能力的差距，一个暑假过后就扩大了。在他们的研究中，多数贫困家庭的亲子关系是疏离的，父母忙于家庭生计，或沉迷于酒精赌博，无暇或无意参与子女教育或沟通交流。即使同处屋檐下有时也鲜少交谈，而家庭条件较佳的孩子，能够得到父母较多的教育关注与沟通。

而且数据显示，不同收入层级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字量也会不同。例如需要政府救济的贫穷家庭，这个数据是600个单字量，工人阶层家庭是1200个，中产或精英家庭，每个小时可以听到父母所讲的2100单字量（Hart & Risley, 1995）。甚至在三岁之前，相对于中产阶级家庭，贫困家庭子女会少掉3千万个单字量。这也证明了社经地位越高，越会参与子女教育、也越愿意与子女交流沟通。因此大部份的研究都证实，家长越参与子女的教育学习、亲子拥有越多的交流机会，孩子的智力程度会越高，学业成就就会越好（Clark & Shields, 1997）。亚历山大等人的研究也证实，父母教育参与、亲子关系程度，和父母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有密切关系（Alexander, Entwisle, & Olson, 2014）。

此外，杰里姆的研究结果显示，从PISA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父母对子女的高度教育期望与对子女个性支持若能适当的结合，更可以帮助各种社经地位学生迈向成功（Jerrim, 2014）。我国的研究也证实了父母的教养方式、教育参与和教育期望对小学生的学业成绩影响很大（刘晓玲, 2017）。因此，贫穷富裕并非影响学业成就最大的因素。此外，家庭贫困的孩子，就一定比富裕家庭子女愚笨吗？当然不是。影响个体学业

成就因素复杂和多元，绝对不是家庭社经地位可以单方面决定，这还包括父母正确有效的认知刺激，情感上温暖与关怀，互动上亲密与和谐等等。

因此，贫穷富裕并非影响学业成绩最主要的因素，而是父母的行为与思维。即使父母有钱有高学历，并不保证一定能给孩子所需要的关心与心理感受。主要的因素，是父母的行为与思维。即使父母有钱有高学历，并不保证一定能给孩子所需要的关心与心理感受。

四 面对贫穷教育作为与方向

贫穷导致家庭高度的生活压力，以及父母在物质上、学历上，甚至在人际网络上都较不占优势。若再加上经济条件不佳者在教养方式与教养态度的差别，导致贫穷人家子女与富裕家庭子女在认知发展等方面差异逐渐扩大，更让贫穷家庭子女难以逆袭。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吗？胡雯等学者的研究即可表明我们仍是有作为的。该研究发现：DRD2基因和MAOA基因（均属于“不听话”基因）的遗传作用是有条件的。当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能够发挥强而有力的社会控制力量，那遗传变量对青少年越轨行为影响就会大量减弱。反之，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相互间配合不够或社会控制较弱，那么遗传变量对越轨行为的影响就会增加许多（胡雯、张浩、李毅、刘世定、国光，2012）。这即告诉我们，除了遗传基因影响学业成就外，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基因发挥功能与否。因此，我们仍可试图努力改变。

4.1 家长对子女教育参与、教育期望之态度，会决定孩子未来的成就与人生

影响个体学业成就绝对不是家庭社经地位可以单方面决定，这可能还包括父母正确有效的认知观念，情感上温暖与关怀，互动上亲密与和谐，适当的教育期望与参与等等。就像有研究证明，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越多，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认知与学习能力就会越好。

一般而言，贫穷家庭的父母，通常不太了解儿童发展所需要的智能，他们教养知能的来源，通常来自于其同侪朋友与家人。而社经地位较高的家庭，通常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也关心孩子的自学能力。他们较常上网、看书或咨询专家以吸收知识。不过亲子沟通交流与家长社经地位也可能没有绝对相关，若是中低阶层家庭父母学习能力强，也关心子女教育与亲子沟通，也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子女。令人骄傲的哈佛学子何江，即使他来自于湖南农村家庭（何江，2017）。他父母十分注意孩子的发展与教育，鼓励孩子学习与读书，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常与子女沟通交流，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父母培养子女的策略。

因此，父母要有正确认知，无论自己的家庭社经地位如何，多跟孩子沟通交流，多给孩子关怀与支持，哪怕学历再低、经济地位不占优势，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会输给富裕家庭子女。何江的例子即告诉我们，保持与子女高质量的参与陪伴与互动交流，孩子将会受益无穷的。所以身为父母，自己的学习能力、自我控制与情绪管理能力都会影响

子女的生长与发展。父母怎样看待自己子女，孩子就会以怎样的形象映射在父母身上。身为父母家长，一定要了解自己职责所在，孩子未来的成就取决于父母家长自己的行为与思维。

4.2 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不可因贫穷问题让子女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表明一教育的确有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再复制。贫穷家庭子女得不到较好的教育机会或教育内容，进而继续在贫穷阶级，这可能是不平等经济制度下的必然结果。虽然社会现象部分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改变。

要如何改变才能让每人都能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虽然改变可以让公立学校资源平均分配，不因阶级种族人人平等；虽然我们可以立法通过向富人征收类似富人税、我们可以让农村家庭子女都能上高质量的中小学，但我们无法阻止富裕家庭选择更高质量的私立学校；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家庭社经地位替子女购买书籍，课外补习或聘请家庭教师。也就是当人人都能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但高薪高层次工作机会仍然有限。但若是我们不试着改变，整个制度将会更加不公平。1964年美国总统一誓言“向贫穷开战”，其中一项措施就是要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儿童服务计划。美国联邦政府设立开端计划（Head Start），其目的就是要帮助社区高风险幼儿满足其发展需求，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教养子女所需的社会服务、心理情感、医疗营养，打破贫穷代间传递，其成效也得到不少研究的支持（Miller, Farkas, & Duncan, 2016）。也因此，我们要做的是，让贫穷家庭子女可以依其能力与资格升学、就业，这即是政府应努力的方向。

4.3 家庭、学校、社会各界相互密切配合必能有所成效，且长期研究与评估也是必要的

若是贫穷只是单方面对孩子个体的影响，及早开展孩童干预教育、及早补救因为救贫穷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应是可行之道。然而贫穷并非只存在于孩子个体，而是与个体成长环境相关联的家庭、学校、社区社会中。也就是如果孩子在学校三餐营养丰富，但家里的大人个个挨饿，这挨饿的大人有多少时间与精力给孩子提供有利于成长的家庭环境？就像古罗尼克的研究表明，如果仅对贫穷孩子进行干预与补救，而不整体改变因贫穷所造成不利孩子成长的环境影响，必将是事倍功半（Guralnick, 2011）。

而对于改善发展不利的儿童，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研究成果。而且各国政府也努力推进改善计划（如美国的Head Start计划），让发展不利儿童获得最大程度成长，成为未来社会重要的一员。但如果社会各界不联合起来对抗贫穷的话，这些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可行的做法是由一个政府部门规划设立类似“脱贫攻坚委员会或组织”，统筹各相关部门，如经济、财政、教育、社会、文化部门，做整体性、长期性、延续性、多面向性的政策规划与实施，给予贫穷家庭或子女各种金钱金融、医疗照顾、技能改善等实际协助。

五 总结

相当多的研究显示，家长教育期望、教育参与和家庭社经背景，与子女的学业成就有着显著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仅在儿童时期，甚至整个学习阶段都可能持续存在。从理论层面而言，长期生活在贫穷中的子女容易形成特定的生活风格、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指的是贫穷文化），进而对个体的学业成就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不少专家学者研究表明，家庭的经济水平程度、或者父母的教育期望、教育参与程度越高，越会正向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

然而影响个体学业成就错综复杂，绝对不是家庭社经背景可以单方面决定，这可能还包括父母正确有效的认知观念、情感上温暖关怀、互动上亲密和谐、适当的教育期望和参与等等。因此，只要父母有正确教养认知，无论自己的家庭社经地位如何，多跟孩子沟通互动，多给孩子关怀支持，哪怕父母学历再低、经济地位不占优势，孩子未来的发展也是无可限量的。

此外，纵贯性研究也有必要持续探索的。扶贫工作是否能导致长期或者短暂的心理幸福感的增加，我们仍然所知不多。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长时间调查是很有必要的，以了解相关措施或政策是否正确有效。

参考文献

- 龚美娟、陈姣伶、李德芬、游淑芬，华绍昌（2012）《婴幼儿发展与辅导》，新北：群英出版社。
- 何江（2017）《走出自己的天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 胡雯、张浩、李毅、刘世定、国光（2012），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9，224-241。
- 林泽炎、徐联仓（1997）冒险行为研究现状及问题，《心理学动态》，5，34-38。
- 刘晓玲（2017）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环境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上海教育科研》，9，32-36。
- 刘晓霞（2016）投资理财行为与风险偏好的调查研究，《财务与金融》，2，36-41。
- 沈珊珊（2006）贫穷与教育关系知探讨：兼论我国相关之教育政策，《教育研究与发展期刊》，2，35-70。
- 俞兆程（2019）农村生态环境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环境与发展》，1，184-186。
- Alexander K., Entwisle D., and Olson L. (2014). *The long shadow: Family background disadvantaged urban youth,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Bartoš V., Bauer M., and Chytilová J. et al. (2018). *Effects of poverty on impatience: Preferences or inattention?*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 Clark R. D., and Shields G. (1997).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delinquency. *Adolescence*, 32, 125.
- Garrett-Peters P. T., Mokrova I., Vernon-Feagans L., Willoughby M., Pan Y. (2016). The role of household chaos in understanding relations between early poverty and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 16-25.

- Guralnick M. (2011). Why early intervention works: A systems perspective. *Infants & Young Children*, 24(1), 6-28.
- Hanson J. L., Adluru N., Chung M. K., Alexander A. L., Davidson R. J., Pollak S. D. (2013). Early neglect is associated with alterations in white matter integr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Child Development*, 84, 1566-1578.
- Hart B., and Risley T. R. (1995). *Meaningful differences in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young American children*. Baltimore, MD: Paul H. Brookes.
- Jerrim J. (2014). The unrealistic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high school pupils: Is America exceptional?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 196-231.
- Jerrim J. (2014). PISA, power and policy.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10, 495-496.
- Karlan D., Osman A., and Zinman J. (2016). Follow the money not the cash: Comparing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responses to a liquidity shock.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 11-23.
- Knapp M. S., and Shields M. (1990). Reconceiving academic instruc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poverty. *Phi Delta Kappan*, 71(10), 753-758.
- Noble K. G., Houston S. M., Brito N. H., Bartsch H., Kan, E., Kuperman K. M., Akshoomoff N., et al. (2015). Family income, parental education and brain structur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ature Neuroscience*, 5, 773-778.
- Mani A., Mullainathan S., and Shafir E. (2013).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cience*, 341(6149), 976-980.
- Miller E. B., Farkas G., and Duncan G. J. (2016). Does Head Start differentially benefit children with risks targeted by the program's service model?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6, 1-12.
- Mullainathan S. and Shafir E. (2014).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London: Macmillan.
- Pender J. L. (1996). Discount rates and credit marke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 257-296.
- Radel R. and Clément-Guillotin C. (2012). Evidence of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in early visual perception: Hunger modulates conscious acc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3), 232-234.
- Schilbach F., Schofield H., and Mullainathan S. (2016). The psychological lives of the po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5), 435-440.
- UNICEF (2019). Goal: Reduce child mortality. <https://www.unicef.org/mdg/childmortality.html>
-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